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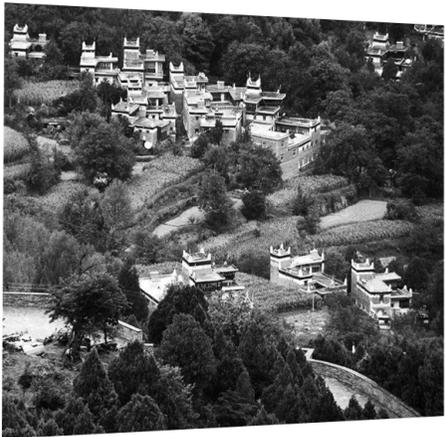


古村落之思

流光飞舞

净土在此, 千里不遥

◆ 陈昊



旅行是件神奇的事情, 看到什么, 错过什么, 完全不由自主。寻访“千年碉堡”, 恰是一次意外之行。

甲居, 藏语是百户人家之意。甲居藏寨位于四川甘孜州丹巴县境内。2005年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

清晨, 大地苏醒。晨雾在甲居藏寨的上空缓缓、轻柔地向山腰飘动, 薄如轻纱。几百年民居依山就势、错落有致地融于自然间, 在这些藏居中, 零星分布着一些碉楼。碉楼用片岩垒成, 如烟窗一般挺拔耸立。

在只能容纳一个车身的山路上向东步行大约500米, 左前方近千米的高山上, 有一座酷似塔楼的建筑伫立于山顶。从过路的村民处打听, 得知高山之顶那座塔楼就是著名的“千年碉堡”群中的一座。好客的村民告诉我们, 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近距离看到碉堡, 但需要开车顺着公路进入寨子里, 再徒步绕着山坡走一段路。

“如果要爬上这座山去看碉堡, 山上没有路, 刺草又多, 我们爬上去都很难。”这位四十多岁的村民看着背着“长枪短炮”的我们, 善意地提醒道。

在川西横断山区的北部, 若要探奇甲居藏寨大山峡谷里深藏的历史遗迹, 就要走不寻常路。我们毫不犹豫地继续前行, 去探寻它的真容。

甲居藏寨的海拔为2100多米。在一条布满荆棘、若影若现, 只能容一个人走的羊肠小道踽踽前行。之前的遐想以为就是一座大山包, 当爬到1/3处时, 豁然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条大峡谷。

爬到后半程, 陡峭的高山没有了曲径山路。硕大无朋的巨石和成堆的碎石挡在眼前, 刺人的荆棘扎破手指、臂膀和脚踝。我们开始感觉到渐渐缺氧, 气喘吁吁, 疲惫不堪。

虽然辛苦, 但是峡谷之深之险已经让我们觉得不枉此行了。山体中巨大高差所带来的震撼, 唯有亲临其境方能体验。油画般的藏居在丛林里若影若现, 世外桃源一般旖旎迷人的风光, 惊现出丹巴的神奇和美丽。令人叫绝的是峡谷中的山寨、碉堡、山顶、山崖、山谷, 气势如虹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大峡谷成就了这一带独特的景观, 前方“千年碉楼”又给这片地域平添了几分静谧和神奇。

站在半山腰看风景是最佳角度, 你会获得一种远离尘世的恬静。这恬静是超然的, 它让我记起了翻译家傅雷先生在近70年前评介拉斐尔的油画《美丽的女园丁》时说过的一段话: “这恬静尤有特殊的作用。它把我们的想象立刻吸引到另外一个境界中去, 远离现实的天地, 到一个为人类的热情所骚扰不及的世界, 我们隔离了尘世。”

忘记了疲劳, 忘记了饥渴, 我的思绪已经飘到了高山之巅, 那座潜藏在高山峡谷的“千年碉堡”究竟是什么样子?

终于, 我们艰难地登上了山顶。站在高山之巅, 极为开阔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藏寨从大金河谷层层向上攀缘, 一直伸展到卡帕玛群峰脚下, 整个山寨依着起伏的山势迤迤连绵, 在相对高差近千米的山坡上, 一幢幢藏式楼房散落在绿树丛中。或星罗棋布, 或稠密集中, 或在高山悬崖上, 或在河坝绿茵间, 不时炊烟袅袅、烟云缭绕, 与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 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示在人们眼前, 恰如一种艺术品的形态存在。

有如史前时代遗留下来的生态系统, 离我们那么近, 可以用来作为幕布, 却又离我们那么远, 仿佛永远只是背景。

苦苦寻觅的那座“千年碉堡”终于就在我们眼前。它高约30米, 四平八稳盘踞山顶。堡顶分别有四个柱子, 高高低低是组合在一起的石碉房, 由石块、片石加上少量的泥巴一层层地砌起来, 所用的材料全部就地取材。碉楼周身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巨大的石块。整体规模不仅颇有阵势, 且气势恢宏。保存完好的碉楼是怎么砌筑而成? 不得而知。

后来查阅资料才知道, 这高居峦峰的碉楼是用来传递情报的烽火台和抵御敌兵的防御碉堡, 而寨子中的碉楼则是用来祈福辟邪镇寨的。当年清朝攻打的大小金川, 也就在这附近。清兵吃尽了这些碉楼的苦头, 连年征战, 却始终没能征服。

站在碉堡前, 我凝视良久。看这一千多年历史的古代建筑, 遥想起千年前, 那个战火纷飞的情景……

千年往事已成云烟, 而今生此刻, 就有一个人, 在这里等着你。就在碉堡附近一个坡度较为缓和、优美的田园地里, 不远处走来了一个身背大背篓的美丽女子, 乌亮的大眼睛, 脸色红扑扑。她突然的出现顿时让这片清静之地增添了甜美之韵。

这个女子是我们在山顶缘遇的唯一山民。

她走到我们跟前, 莞尔一笑, 表情非常甜美。通过简单交流, 得知她叫齐家秀, 家就在碉堡附近, 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她的爱人在外地打工。家里耕种了5亩薄地, 喂养了4头牛, 两头猪, 一条小狗。齐家秀非常热情, 看我们口干舌燥又疲惫的样子, 邀请我们去她家喝口水。盛情难却, 我们跟着她来到距离碉堡50米左右的家中。

狗儿在叫, 知道有客。院子里堆满了苞米, 极富色彩感和层次感。这宁静的生活情景, 令人憧憬无限。

“我们村叫聂呷喀味三村。我们的祖先都是汉族人, 祖祖辈辈都居住在这里。我爸爸妈妈住在碉堡的那一边, 那里的老房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忙完了农活, 我也会和山里的朋友们一起打打麻将喝喝茶。不会感到寂寞, 也不会害怕。日子过得也还不错。”

“以前有3个游客来过我家, 我做了馍馍给他们吃。我天天呆在这里, 不觉得这里的景色很漂亮。有时候累得很, 也不想干这样的农活, 但是我不想下山做别的事

情,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留在这里挺好的。”齐家秀一边给我们倒山泉水一边跟我们说。无论现状如何, 还是能感受到她对久居地的那种不舍。

随后她邀请我们到距离院落仅50米的农田看看。她爬到一棵苹果树上, 给我们摘了十几个苹果。虽然苹果的样子很丑, 闻着却很香, 吃到嘴里就像小时候那些水果的香甜, 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香甜、最香醇的苹果——因为它生长在高山之上, 阳光充沛, 山泉滋养。

这片土地经过千余年月洗礼和风吹雨打, 仍保留着浓重的军事和农耕文化交织的印记。碉堡环护着这儿的田野, 田野环护着寨子, 寨子环护着这儿一辈辈的人, 就这么春夏秋冬, 风吹日晒, 生生死死。

此刻, 我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这里发生的一切跟一个梦一样, 又似乎与时间隔绝。可以想象: 历史曾经从这里出发, 在这里隐蔽、最后在这里凝冻。

虽然与这片热土依依不舍, 但我们只能匆匆告别。

回望碉堡, 此时的它好像是一座圣殿。旅程的尽头, 应该是一片能够单独面对自己内心的净土。面对川西横断山区的北部山谷上幽野晴空下的圣地, 你一定会感觉到: 净土在此, 千里不遥。



◆ 邱海辉

竹桥古村闻书香

犹记得王安石的《伤仲永》一文, “金溪民方仲永, 世隶耕。仲永生五年, 未尝识书具, 忽啼求之……”那时的仲永, 突然会作诗, 想来与当时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临川才子金溪书”, 说的就是金溪县在雕版印书方面的闻名, 在当地, 晴天里晒书也是一道熟悉的风景。

竹桥村是金溪书的发祥地和主要承印地, 始建于明代宣德年间(1430年)。现有村民206户, 816人, 皆余姓。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竹桥村, 或许该归功于《爸爸去哪儿》第四季在竹桥古村的拍摄。

择一暖阳午后前往。经行金溪县城秀谷大道, 城外往北东乡县道上10公里, 右侧水泥乡间小道口, 赫然矗立一牌坊, 横书3个遒劲大字“竹桥村”。

竹桥村里明清建筑连片, 约有百余栋, 大多数还住着人家。其中明代民居8幢, 明代祠堂1幢, 其他为清代建筑, 均是清一色的青砖灰瓦。

村中有总门楼和上、中、下三门楼。在古村的总门楼前方, 有呈“品”字型排列的品字三井, 井旁被石栏杆围了起来, 这三口井分别是康熙、乾隆、道光年间建成。看我打量着这三口井, 村民笑着说, “你看, 三井外圆内方, 像不像一枚铜钱?”原来这是祖先告诉村民后代, 无论是为农、为商、为学,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人品。看似简单的3口井, 竟然有这般深意。

进村不足两百米的石板路两边, 集中呈现在眼前的是原汁原味的明清古建筑群, 气势宏伟, 边行边默数, 果真百余栋之多。石板路上, 隐约可见一“本”字, 门楼后面有个“人”字, 是以这条石板路叫“人本路”, 告诫村民, 做人不要忘本归根。中门楼的左手边, 是“惜字炉”, 古时村里如果地上掉了写了字的纸张, 不能用脚去践踏, 而是集中拿到这里来焚烧, 足见竹桥先人对文字有多重视。

而令人好奇的是, 一个不足千人的村庄, 祠堂竟建有5座。需不需要这么多祠堂另当别论, 看过之后, 才知晓这些祠堂充满亮点。

步云公祠, 是村中保存得最好的一个祠堂。村民说, 祖籍金溪的原红十一军军长周建屏, 曾经在这里建立过第一个农村革命委员会。血雨腥风的反围剿年代, 这里不受战乱殃及, 实属不易。祠堂正中高高悬挂的“将军堂”似在告诉后人, 这里曾经的红色辉煌。而镇川公祠, 几百年来是本村儿童的启蒙学习场所, 更有《四库全书》副总纂曹秀先波墨留于金溪唯一的真迹“对云”二字。

每座祠堂的建筑风格大同小异, 身临古朴庄严的祠堂, 能感受到它们冬暖夏凉的通风, 恰到自然的排水系统和微妙惟肖的门楣雕花, 无不展现出旧时能工巧匠的智慧。

苍岚山房, 曾经不只是竹桥村的书院, 还是一个综合性的祠堂。山房前面是私塾, 正堂是住房, 右边是雕版印刷作坊和晒书楼。走进两处印刷作坊, 我仿佛看到几百年前, 竹桥人一丝不苟排版校对、印刷成书的身影。去到正堂的时候, 发现坐着一位花甲老人, 正拿着一本发黄的书在认真阅读, 身旁还放着一副象棋。

不忍打扰, 我悄悄地转身。石板路的尽头是泥巴间隔的小竹林, 青青翠竹, 衬托了竹桥村的幽静和古韵。与竹林同翼的是一条简易的村间水泥路, 一排新居, 有平房, 有小楼房, 是而今村民居住的地方, 房前屋后都是古树环抱。

竹桥村只是金溪县一个古村落的缩影, 周边还有许多未被开发的古村落, 如浒湾镇书铺街、蒲塘村、东源古村等, 都带有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

斜阳西下催人归, 回首身后的竹桥古村, 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 弥漫着淡淡的古韵书香。



神农架动物趣闻之

金雕报恩

◆ 西虎东羊

袁裕豪, 小龙潭林区护林员, 从部队复员后就成为神农架保护区护林员, 一干就是几十年。

长期的丛林生活练就了他一身过硬的野外生存技能, 他可以在漆黑的夜晚从狼嚎声中辨别出公狼母狼, 从足迹粪便中判断出是何种动物留下的痕迹, 甚至可以分辨出偶蹄科动物鹿、獐、野猪、苏门羚等动物的雌雄身体状况。

在小龙潭林区保护总站有一排笼舍, 专门圈养着一些动物, 如川金丝猴、黑熊、野猪、麝子等, 由于动物保护法的普及, 这些动物都是林区百姓各种原因(或偷食被捉或负伤)送到此处的。

每每说起与动物之间的故事, 袁裕豪总是忘不了金雕报恩的那一幕。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下午, 来神农架保护区观光旅游的客人陆续返程, 山林恢复了宁静。袁裕豪和几位护林员呆在屋里烤火闲聊, 忽然听到空中响起凄厉的鸣叫声, 由远而近, 连续不断。

他们夺门而出, 仰视天空: 一只展翅约一米的金雕与一条大蛇在空中搏斗。蛇缠住了金雕的双脚和半个身子, 不断躲避金雕的利喙与极力反抗。空中散落着羽毛, 金雕发出愤怒哀鸣, 与蛇盘旋着, 渐次落在门前的空场上。

袁裕豪等人拿着棍棒驱赶那条手腕粗的大蛇, 伤痕累累的

蟒蛇见状迅速钻入草丛, 金雕扑扇着一支折断的翅膀, 扇起大片灰尘。

之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袁裕豪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照料这只负伤的金雕, 从木鱼坪和松柏镇医院及药店买来云南白药、虎骨丹之类的跌打骨伤药敷在金雕的伤口处, 在骨折处打上夹板, 还就地取材采集新鲜的草药精心照顾金雕。为满足食肉的金雕, 护林员们省吃俭用从自己有限的肉食中节省, 并从镇子上买些鸡肉、猪肉, 甚至还在山里下夹子捕猎啮齿类(田鼠、黄鼠狼之类)动物给金雕果腹。

两个月后金雕基本伤愈, 每天在铁笼中扑扇翅膀跃跃欲试, 还经常侧目仰望天空的飞鸟, 渴望着再次飞向蓝天, 飞向远方。

在那个阳光灿烂早晨, 袁裕豪和他的队友给金雕喂了最后一顿晚餐, 把笼门打开。金雕迟疑良久, 慢慢地踱出, 在空旷的草坪上左顾右盼, 看着这些为它疗伤的人类, 然后迈步加速展翅冲向蓝天。护林员们向高空盘旋的金雕依依不舍地挥手, 金雕也主动回应, 在空中划出一串悦耳的鸣声, 越飞越高。

次日上午, 一阵嘹亮的鸣叫声在小龙潭上空响起, 袁裕豪等人冲出门外, 只见那只被救治过的金雕正盘旋在空中, 见到人们出来, 金雕一个俯冲, 贴着地面抛下一物, 继而拔高, 再次盘旋于头顶上方。袁裕豪走近一看, 竟然是一只尚有体温还流着血的野兔。金雕看见人们拾起的猎物后, 从那天起, 在以后的20多天里, 每天上午金雕都会带来一只捕获的野兔或山鸡, 报答这些护林员的救命之恩。每次谈及此, 袁裕豪都是感慨万千。

古村落知多少?



作者: 冯骥才  
出版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  
推荐理由: 一个古村落的消泯往往无声无息, 期待能说出它的年龄, 道明它的由来与身世。



作者: 韩真  
出版社: 中国商业出版社  
推荐理由: 古村落最能体现其特点的就是古民居, 以及所传承下来的本区域内的传统文化。

村落消失有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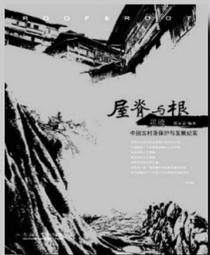


作者: 姚筱琼  
出版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推荐理由: 古村落就是一个活着的诗意的世界, 不敢想象, 失去炊烟和牧歌的世界将会多么冰冷。



作者: 刘沛林  
出版社: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推荐理由: 这可能是一次伤感的巡阅, 历史的标本在身边, 我们同它一起老去。

保留村落为何难?



作者: 张安蒙  
出版社: 东南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 保护这些优秀的历史文化遗存, 不仅需要政府的历史自觉, 更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作者: 阮仪三  
出版社: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推荐理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充满艰辛, 对于古建筑, 更重要的是科学合理利用, 赋予其合适的城市功能。